



九龍城內之天后廟

，因此樓宇僭建大行其道，樓宇之間，僅隔二三呎，建築圖則未經審核，並無完善通水系統，食水多用科學井吸取地下水，污水則直接排出屋外，街巷或有名或無名，皆狹窄得僅容三兩或一人過，街道紊亂，在城中遊覽，若非識途，即如闖入八陣迷宮，街巷多無街燈，只靠

住宅門前電燈通照，街巷之上，多為樓房所蓋，不然的話，陽光亦難以透射，幸而我等查訪之日，天氣清爽，若雨天之際，其濕沼之情況，可想而知。城內衛生情況異常惡劣，亦乏西醫服務，但牙科診所則多至不可勝數，商業方面都是糧食雜貨，家庭用品等不在話下，近年



九龍城內天后廟之「壽」及「墨緣」兩石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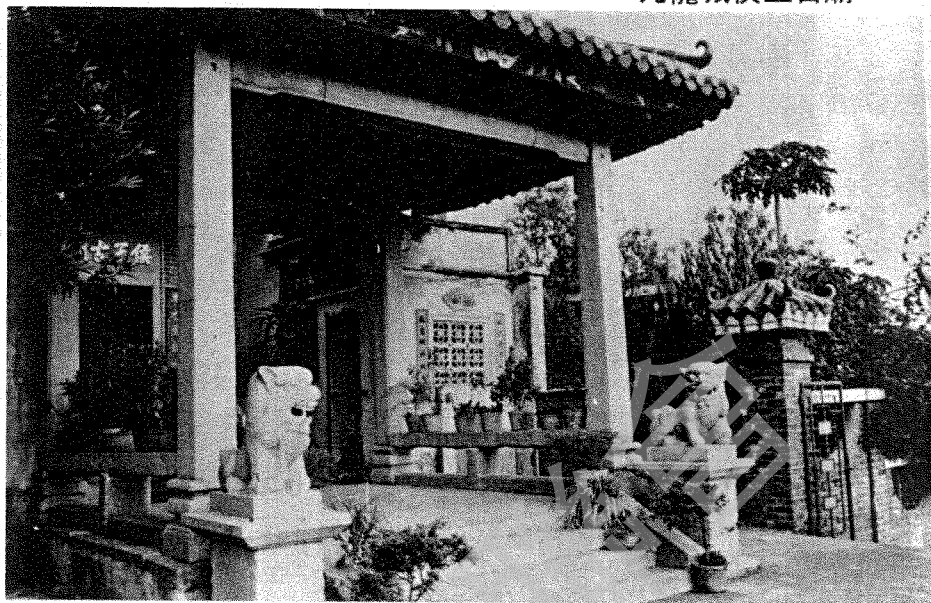
工業發展趨向多方面，除傳統性的家庭式工廠如製藤、傢俬，還有五金、紡紗等。

單看今日城內情況，難以相信當時貴為官衙的司令中心，最明顯的兩蹲古砲，不過是七零年出土，但是日我們看到的情況實令人可惜，兩砲就放在一窄巷貼牆渠邊，通巷昏暗，幸遇到城內一位青年指引，提供不少方便，砲上放置多盆空汽水瓶及竹籬雜物等，蛛網塵封則不在話下，嘉慶七年鑄造之字樣還依稀可辨，好兩蹲巨砲！若論香港古砲，這兩蹲當為難得之重砲，現在卻荒置在暗巷中，如同廢物，若不知者，誤以為大水管也不稀奇，要是說：中國人的文化被洋人破壞了，我們的歷史遺物被人家掠奪了，但當它們還在我們的手裏時，我們有沒有盡力去保存它，了解它的歷史價值呢？

城內還可以尋到古城遺蹟的地方是城東北角的天后廟，該廟背枕獅山，面向九龍灣，建於何時無從問得，最近一次重修在一九五一年，廟前有石塊，上刻九龍城第一守將張玉堂拳書「拳」、「墨緣」等字，觀之當為真蹟，但是否有此廟便有此刻字，亦無從獲悉。這是城內唯一廟宇，地方雖少，香火頗盛。

古城之遶令人感慨萬千，現今居民由於歷史背景關係，至今仍多方面得到「獨立權」，因而招來不少居民，樓房緊貼，寸金尺土，甚至連昔日為失學兒童興建的龍津義學失火後僅留之門框，現在已利用作住宅一牆，唯牌坊上的字蹟猶可讀，供人追溯舊日有德之仕仁厚風範，亦給城寨帶來一番風韻。

侯王廟之「鶴」字石



侯王廟之「鵝」字石



侯王廟

離開城寨以北，僅以一馬路對隔之另一古蹟名勝便是侯王廟，清朝文武官員，猶以新到九龍司上任者，必到此禮祭一番，顯著者有許文深，奉送三脚紅爐，今仍立於堂前，另有張玉堂、賴鎮邊等皆曾至此參神，可見當時其地位之高。

至於侯王廟奉祀何神，迄無定論；一般以為是奉宋末外戚楊亮節，節為帝是母楊淑妃之弟，助帝即位之功績最炳，帝是流居官富場二王殿（約在今之馬頭涌至土瓜灣新亞書院一帶）時，楊妃居於今之城寨，其族後人亦聚居於此，並奉王戚楊亮節為侯王，建廟敬功，清廷遺老陳伯陶首推此說，但據近

世史家饒宗頤等以侯王廟分別先後建於東涌、大澳、新田、朱浦、沙田等地，又各廟非專祀亮節，故疑侯王非一人，實為崇祀楊氏之家廟。楊氏為宋末外戚，世代顯赫，與趙宋相始終，贊掖皇室甚力，這等資料均未入書，但相信必與趙宋逃難宦臣有關。

九龍城之侯王廟是何時所建，亦不可考。如屬祀奉楊亮節或楊氏，則最早應始於十三世紀後期，但觀其體制堂構，則屬雍正八年之產品（一七三〇年），歷史僅亞於本港在大澳之最古侯王廟（建於一六九九年）。道光二年（一八二二年）侯王傳神喻囑眾重修該廟，文士羅世常等遂率眾修廟，此後更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年），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及一九一七年）等經多次重修，皆有刻誌於廟旁石碑上。惟自十三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，該廟之發展歷史究屬一片空白，無迹可尋。侯王廟四週風景秀麗，今非昔比。較杯石、銅鼓山、宋王台、遊仙巖皆在前後左右。十九世紀初以來，侯王廟香火鼎盛，因其鄰近九龍城砦。十九世紀末，城砦人口約五千，至一九一七年陳伯陶撰該廟史刻石時，人口已增至八千，戰前人往侯王廟必觀其筆「鵝」字與「鶴」字，兩字為進士張壽仁書，黎慶堂又為各字配聯，鵝側一聯曰：古石書鵝慕逸少（王羲之）名山駕鶴仰侯王。鶴字聯曰：「道古仙巖歸鶴嶺，侯王顯赫鎮龍城」。可見時人對侯王之敬奉。石刻成於光緒十三、十四年間。今「鵝」字已被毀壞，近人仿其原狀重塑一鵝字，並建涼亭於廟